铁建故事

来时的路

□ 张平安

今年是铁道兵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铁道兵，总是有着说不完的军旅情结。我1980年入伍参加铁道兵，1984年就地随部队集体转工，成了中国铁建大桥局一名铁路建设工人，长期秉承“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的铁道兵精神。从入伍那天开始，我就决定一辈子与桥梁、隧洞打交道。因为经常在野外作业，我痴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业余时间背起相机搞摄影，坐下来就搞创作，走到哪摄到哪写到哪，见到什么拍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从1986年开始从事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30多年坚守、积淀，先后出版了诗歌集《路在脚下伸延》《祖国颂》《纸上岁月》《一路走来一路歌》和散文集《无愧人生》、诗文集《诗情画意山水间》，以及诗论集《诗歌创作随谈录》。

这些作品，大多是我近年来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工余时间，我放弃了许多节假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辱作家使命，敢于担当，为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代言，讴歌时代主旋律，弘扬人间真善美。铁道兵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艰苦奋斗、志在四方”，这与我们当前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相统一的，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让我坚守信念，“脱下军装依然是个兵”，告别军旗仍然是一支劲旅，薪火传承，军魂永铸。所以，铁道兵精神既是一种信念，一种内涵，一种财富，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追求，一种资源。正是在铁道兵精神的鼓舞、激励和鞭策下，我始终坚持以一个兵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安排，听从祖国召唤，铁路架到哪里，我的脚步就要走到哪里，我的镜头就要对准哪里，我的笔就要写到哪里，我把对工作的爱、对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的爱，融入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大自然在我眼里都是美丽无比的，都是值得赞美的。人生乐在山水间，何况我们这群人，我们是属于大山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也非我们这些筑路人莫属。命中注定，我们没有怨言，也不悔恨。长年累月，十年如一日，我们离开了这座山又到那座山，架起了一座桥又一座桥，与山结缘，与水交融，苍莽大地，情注山水间。我们在每日里扛上风枪、电钻去叩大山的门，和风雨交谈，与江水同乐，接受大自然和地质灾害的考验。每一座高山，每一处河湾都留下了我们筑路的诗篇。

大山是一座天然的图书馆，我们不怕困苦和艰难，用勤劳的智慧去攻读它。累了，在山石上歇息，山风做扇，百鸟歌唱。疲倦了，就靠在大山的臂弯里，伴着流水叮咚进入梦乡……筑路人那种乐观主义，对工作、对生活和对事业的无比热爱，深深打动着我。从兰渝铁路的白龙江大桥，一直联想到抗美援朝的无名川大桥，从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再到今天和平年代火热的工地，无不令我诗情迸发。诗歌的境界来源于外在的景物，以写景到达显境、示境和现境。这是我的写作方法，以物观人，以物照心，只有写真景物、真感情，才能写出诗歌的境界。

我是一名筑路人，我更理解和崇敬万万千千的筑路人。有位诗人曾说：“把一首诗写得像‘好诗’，并不困难。把一首诗写得有时代生存和生命的活力，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在修建兰渝铁路时，一位80多岁的老妈妈，每天坐在白龙江那座腐蚀的上堠桥边，盼望铁路早一天跨江而过。触景生情，深夜我难以入眠，趴在桌边写下了这首小诗：这位老妈妈\做梦都想\有辆车\把她载到山外\去看一个崭新的世界\可是\这座历尽沧桑的老桥\总是在风中摇来摇去\留下一些悬念\她每天坐在这桥头\把眼光穿透对面的山岩\她在想\山那边是哪里\是不是我梦想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很新的世界\终于\隧道打通了\她看见了山洞里的光亮\看见了一条银色的纽带\看见了\她要走出去的曙光……在建设兰渝铁路时，为了当地人民早日脱贫致富，我们战胜了涌水、泥石流等地质病害所带来的重重困难，不分昼夜抢工期，无私奉献。也正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筑路人前赴后继的奉献，才有了今天四通八达快速便捷的公路、铁路交通。

30多年来，我跟随这支筑路队伍，从北到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筑路诗人，始终不改铁道兵本色，低调做人，潜心做事。写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一直为祖国、为人民、为我们这支筑路队伍笔耕不辍。30多年来，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铁道兵英雄仍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

筑路情怀

深夜的工地

□ 任 宁

一弯斜月悄悄挂上枝头，如同给深蓝色的天幕画了一道浅浅的眉毛。

杨云帆回到宿舍的时候已是凌晨3点了，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生怕吵到熟睡的同事。他是中铁十七局五公司石家庄地铁项目工程部部长，虽然项目处于收尾阶段，但施工一点也不能放松。

从昨天晚上9点开始，他已经在工地上守了将近7个小时。此刻，疲惫挥之不去，他只想躺在床上，沉沉睡去。刚刚换上拖鞋的他，突然想起来，今晚的施工日志还没有写。于是，他重新把鞋穿上，匆忙前往位于二楼的工程部。

项目部租的是一栋4层小楼，平时楼道里稍微发出一点声音，就会回荡开来，他有点着急，但又不能吵到大家，于是脚步只能慢下来。即使蹑手蹑脚，他的脚步声还是在楼道里回荡。“还好，声音不算太大。”他舒了一口气，放心地往办公室方向走去。

到了办公室，杨云帆打开厚厚的施工日志，记录晚上做了哪些工作。“今天的天气晴，风力三级。施工任务：园博园站B出入口支模板、绑扎钢筋、顶板路基回填……”等施工日志上最后一个字写完的时候，眼皮子打架的他伸了伸懒腰。一个恍惚，他仿佛又回到了工地。

昨天下午6点多，园博园站B出入口要支模板、绑扎钢筋，同时还要注意顶板路基的土方回填情况。这3项工作分布在3个不同的地方，其中支模板、绑扎钢筋在一处，两者之间的距离较近。“不能小看绑扎钢筋，如果现在绑扎得不牢固，后期的工程质量必然会出现问题。”杨云帆心里想着。

深夜的工地上，他一会儿查看工人绑扎钢筋的牢固程度，一会儿测量钢筋与钢筋之间的距离，一会儿检查模板支护是否规整……不到半个小时，他的额头就布满了晶莹的汗珠，由于常常在脚手架之间来回穿梭，原本干净整洁的工作服很快蹭上了污渍，但他顾不上擦。

东边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支护工作没有问题后，他又匆忙从基坑出来，背上标尺、水准仪等，前往工地西边查看顶板路基回填工作。此时此刻，工地上的机械轰隆声、工人们的劳动号子声、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全部传进杨云帆的耳朵，风吹过来，让他刚刚出过汗的后背有点发冷。

到达工作面之后，杨云帆来不及暖和一下，立即叫来值班的技术员小胡，两个人合力架好仪器，共同测量标高。“高了10公分，记录一下，换下一个点。”“这边低了5厘米，下一个点。”……每测完一个点，杨云帆就跑过去给推土机师傅说一下，或者进行填埋，或者再向下挖一段。就这样，在3个人的默契配合下，完成了一段顶板路基的土方回填工作。

上下基坑、来回测量、调度司机……前半夜都在工地上忙活儿，每个人的体力消耗都很大，好在所有任务都完成了，下一道工序可以顺利进行，这让杨云帆很欣慰。工人们陆续往回走，杨云帆在工地上检查了一圈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项目部。于是，就发生了开始那一幕。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5点。一个多小时后，项目上的起床铃声将伴着朝阳响起。与此同时，宿舍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起床声，一名同事准备叫大家起床，另一名同事赶紧给他使了个眼色，并悄声说：“小声点，昨晚他加班，回来还不到两个小时。”这名同事吐了吐舌头，悄悄地去水房洗漱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希望 许家安 摄

大路歌台

圆梦宁夏

□ 王会兵

多少次展望未来，
眼前浮现的是贺兰山的桃花海。
和谐号在白云下飞驰，
窗内笑语连连，光影流转；
窗外大河滔滔，山脉绵绵。

一条长龙纵贯南北，
蜿蜒飞舞的是筑路者的豪迈；
一道铁流关联内外，
不息流淌的是铁建人的情怀。
那一张张年轻而黝黑的面孔，
熬煎了多少父亲、爱人、长辈的关爱。
那一个个坚定又执着的背影，
辜负了几多孩子、妻子、儿女的等待。
可他们依旧无怨无悔，
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着，
一曲又一曲人间天籁。

大漠飞沙，
用意志与创新，
在夏日的沙河制造朴实的奇迹。
长河落日，
让责任和能力，
在秋天的荒野坚守清贫的标牌。
弧光闪闪，飞溅的不是电焊弧的沉渣，
而是离乡游子纵情挥洒自豪的汗水；
泥浆滚滚，翻腾的不是混凝土的原料，
而是慈爱父亲如山厚重的温情抚摸。
机械轰鸣，吹响了铮铮硬汉奋战的号角；
雨打飞尘，
也温柔了英姿飒爽的红装与巾帼。

无论来自天南与海北，
哪管他水乡或高坡，
从繁华都市投身山村荒漠；
从晨曦微露转入漫天星河，
磅礴大气的塞上江南，
缭绕着铁道兵薪火传承的歌。

时间铭记一切，
流年隽永品格；
宁夏人期许的高铁梦，
那最美的一笔风景，由铁建魂来着色。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一线人物

『水帘洞』里的开挖班长

□ 郑建军

说起水帘洞，人们自然会想到位于武夷山风景区背面的鹰嘴岩、天车架遗址、燕子峰等国家4A级风景区。然而，今天要说的却是正在建设的中铁十二局新成昆铁路峨米段三标新林隧道出口掌子面的“水帘洞”。

新林隧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境内，全长4149米，最大埋深约300米，进口端为低瓦斯风险，出口端为三级岩性围岩。然而，出口端在开挖后，显示为灰色中原层状夹厚层状灰岩，构造为节理发育，呈密闭状无填充，角质及碎块状，结构疏松。进洞820米后，掌子面开始有大量水涌出，呈现裂隙水节理发育，股状水不断涌出，掌子面拱顶呈滴水及雨淋状水状态，最大时日出水量超1万立方米，常规涌水量达8300多立方米。为了保护照相机，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掌子面上，笔者瞬间就成了“落汤鸡”。

“干了这么多年隧道，没遇到这么艰难的。”开挖班班长郑正勇说。这位曾经在南昆复线的罗坪隧道、珠六复线的镇远隧道、宝兰二线的乌鞘岭隧道、西康线的秦岭隧道等从事开挖掘进的中年人，来自湖北十堰市，年近50岁却已有着21年的隧道开挖经验。

新林隧道出口，因为地质变化，常常导致打眼卡钻，影响工序衔接，进度一度严重受阻。面对困难，原来的开挖班撂挑子不干了。

2017年2月，郑正勇带人挑起了这副重担。“我当班组长，不会自认为优越于工人，打眼吹孔、装药爆破，我跟大家一样尽心尽责，什么事情都要想在前面，不这样，如何让工人服你？”郑正勇接受开挖班的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发挥“班长”的带头作用。每次他都提前进入洞内，有时连续进洞3次，看上道工序都没有完成又退了出来。

开挖班组共有19个人、18台风枪。郑正勇每个班都与工人们一道，安全帽、口罩、雨衣雨裤、水鞋全副武装进入掌子面，合理安排上导和下导的掘进。一个班常规需要打眼130多个，由于裂隙节理水构造，导致超过一半的炮眼被堵，吹不通，甚至需要重新打眼，耗时耗力，但从来没有因为吹孔和重新打眼等困难耽误时间，强帮弱、快扶慢，一起进洞，一起出洞，从未落下一个。有时因为水流冲力较大，炸药还没送进炮眼就被冲了出来，根本装不进去。郑正勇积极探索，想出了采用钢筋送药入孔、木楔封堵的办法，虽然提前备料耽误了时间，但保证了安全施作。郑正勇说：“涌水量大时，眼睛根本没办法睁开。”

拱顶滴水，雨衣却似乎不起一点作用，身上汗如流水，下班后，脚上的水鞋里都能倒出水来。开挖班由常规3.5个小时结束陡延至7个小时才能完成，常常因为工序衔接饿肚子，完成开挖后才能吃饭，工作辛苦，郑正勇对工人加倍关心呵护，班前讲话雷打不动，一次不落；吃饭早晚，必须保证饭菜是热的；工人们下班后想娱乐，既给予支持，又限定时间，确保他们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中。

郑正勇与大家一样，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年近80岁的父母和子女。“面对艰难，身为男人，没有退路，唯有向前！”郑正勇说。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

工棚闲话

职场中的“灰人理论”

□ 何 扬

牛津大学有一个理论，叫作“灰人理论”。它指的是在学术研究中，鼓励有天分的人去做相应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天分，而选择靠埋头苦干去弥补，这类人便被称作“灰人”。牛津大学甚至形成了一个鄙视链，“灰人”则是这个链条中最底层的人。

这一理论并非否定埋头苦干，而是一种以效率、成果为导向的思维及价值评价标准。职场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别人用半天做出来的账清楚明白，而“我”只能通过一次次加班才能完成工作；别人用1天做好的招标文件，而“我”要花上3天才能做完；别人开完会当场就能出会议纪要，而“我”却要比别人晚上几天……这种个人能力与岗位职责要求不相匹配的情况，想必每位职场人都亲眼见证过。所以说，找到自己的长处，明白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十分重要。

对于企业来说，把工作交给适合的人，更为重要。合适的人，只要稍加努力就能事半功倍、更为靠谱。而不合适的人，就算付出异常艰辛的汗水，得到的结果也只是稀松平常。

勤奋努力是必要的，但许多时候也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考虑努力是否能得到最佳的效果。作为中国铁建的年轻人，更应谨记这条理论，充分珍惜公司提供的“轮岗”等机会，找到自己的天分所在，在得心应手、心情愉悦地工作的同时，最大化地为企业创造价值。

亲情似海

为父亲最后一次理发

□ 桑胜文

父亲虽然去世6年多了，但我还时常梦见他。难忘父亲弥留之际，我给他最后一次理发。

父亲是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党的感情特别深。小时候，他曾多次对我讲：“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天上午，他在刨大树根时，因胸部受到剧烈振动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县医院，后又转到泰安市中心医院治疗。

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小姑和妹妹看到父亲的头发和胡子很长，建议给他理个发。妹夫在医院附近问了好几家理发店，给再多的钱，理发师都不愿来医院给病人理发。

我对妹妹说：“理发师不来难不住我们，买个剃头推子我给咱爹理发。”

妹妹在小商品市场上买来推子和刮胡刀，我把父亲从病床上扶起来、围上围裙，妹妹把洗发膏挤到父亲头上，然后滴上些水，用手在父亲头上来回“抓”，很快就洗好擦干了。

我左手拿梳子，右手拿推子给父亲理发。虽然有20多年没给父亲理过发了，但由于在部队时曾干过两年的兼职理发员，基本功还在，操作起来驾轻就熟，小姑和妹妹对我的技术也十分认可。

那是1985年的春天，部队农场领导让我除了养好花卉、放广播以外，还让我兼职当场(营)部的理发员。当时，我对理发一窍不通，场(营)长让我到五六公里外的黄集镇理发店学习。

我只去理发店观摩过几次，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了。一开始，战友们找我理发，剃光头没有问题，但如果根据每个人的头型，理出漂亮的发型，还是有些不知所措，好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我逐步掌握了理发的基本操作，水平也一天天提高，找我理发的战友也越来越多。

后来，在给父亲写信时，我说学会了理发。弟弟回信，说等我回家探亲时，父亲想让我带上推子，也给他理个发。我回信时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1987年夏天，我休探亲假时，特意把理发工具带上。回家的第二天中午，趁父亲干活回来的空隙，我给父亲理了第一次发。理完发后，父亲拿着镜子照了照，满意地笑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给父亲理完发第二天，对门邻居王叔叔也找到我，让我给他理发。我说：“王叔叔，我的技术不太好，理不好，你别见怪！”

“昨天你给你爹理的就不孬，也给我理他那样的就行。”王叔叔说。

我说：“好！”

在我家里，我给王叔叔洗头、擦干，然后也给他理了个平头。理完发后，王叔叔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摸着整齐的头发笑了。

从此，家附近的叔叔、弟兄们也来找我理发。

等到次年探亲，父亲想让我再给他理发时，母亲找出推子拿给我一看，理发用的手推子由于长期不用，早已生锈不能用了。我将推子拆开在磨刀石上磨了磨，装上后怎么操作都不行，不是理不动，就是夹头发。最后，只好作罢，让父亲到街上理发店去理。

从那以后，有20多年没有给父亲再理过发。

在医院里，我给父亲理完发后，又用刮胡刀给他刮了胡子。父亲对着镜子照了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有想到，理发后的第三天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父亲的一生，勤劳而又平凡。他不想给儿女添负担，生命不息，劳动不止，只管奉献，不知索取。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十分愧疚。

愧疚的是，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外地忙于工作和事业，没有把父母亲接到身边照顾。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78岁了，还让他下地干活。如果在我住的城市生活，父亲可能现在还健在……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我难以弥补和挽回的遗憾。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持了十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

面对深深的遗憾和愧疚，我想用刘和刚唱的那首《父亲》，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

似水年华

此情可待成追忆

□ 张京徽

在整理电脑文件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张自己曾经项目部驻地的照片，滑动鼠标的手再停不下来，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那年夏天，那个小山坳，那帮和我朝夕相处了3年的兄弟们。

那年夏天，我们身穿迷彩服，头戴安全帽，手拿着铁锹、锄头来到小山坳，一头扎进了茂密的玉米地，呼呼的山风吹过耳畔，顾不上玉米叶划得脸疼，顾不上擦拭掉脸上的汗水，任凭脚下深一脚浅一脚，却没有一人停下手中的铁锹、锄头。15天时间，项目驻地建设完成。看着拔地而起的项目驻地，大家你抱抱我，我拍拍你，笑啊，跳啊……

那年冬天，大雪下了一天一夜，通往项目驻地的唯一一条小路封路了。大家拿着铁锹、笤帚从项目部的大门口一直扫到山脚下，任凭刺骨的北风将脸蛋儿吹得通红，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扫雪的脚步，喊着号子，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甩开膀子，撸起袖子，硬是把山路的积雪扫干净了。路通了，车动了，大家再一次拥抱在一起，笑了！

那年秋天，随着“轰隆”一声响，隧道终于贯通了。看着欢呼雀跃的兄弟们，看着一张张黝黑的笑靥，眼前浮现了“洞神们”蹲在隧道洞口旁吃饭，裹着军大衣蜷缩在洞口旁打盹儿，打着点滴挑灯在办公室排施工计划的情景。为了这一刻，兄弟们辛苦了！

今年春天，蓝天白云，万象更新。看着电脑里那张项目驻地的照片，视线越来越模糊，不知不觉中，脸庞已经挂满了泪水。思绪乘着祥云，飞向了兄弟们曾经奋战的地方。太多太多的话想要说，太多太多的感情想要抒发。兄弟们，你们在哪里？我想你们啊！

5年的时光匆匆逝去，但却永远逝不去那些年、那座山、那群兄弟。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城发公司

邮发代号：1—57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40号 邮政编码：100855 电子报网址：www.crcn.com.cn 新闻部电话：(010)52689207 政文部电话：(010)52689202 记者评论部：(010)52689208 美术摄影部电话：(010)52689215 办公室电话：(010)52689219

广告部电话：(010) 52689201 传真：(010) 5268920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250号(1-1)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星期二、四、六出版 单价：每份1元 季价：39元 全年定价：156元